



轻与重

22

普鲁斯特的空间

[比利时] 乔治·普莱 著 张新木 译

姜丹丹 何乏笔 主编

Georges Poulet

L'espace proustien

FESTINA LENTE

姜丹丹 何之笔 (Fabian Heubel) 主编

普鲁斯特的空间

[比利时] 乔治·普莱 著 张新木 译

Georges Poulet

L'espace proustie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普鲁斯特的空间/(比利时)普莱著;张新木译.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3

ISBN 978-7-5675-2843-7

I. ①普… II. ①普…②张… III. ①文学理论—理论研究
IV. ①I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95472 号



VIHDPAE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六点分社

企划人 倪为国

轻与重文丛

普鲁斯特的空间

主 编 姜丹丹 何乏笔
著 者 (比利时)乔治·普莱
译 者 张新木
责任编辑 高建红
封面设计 姚 荣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hdsdcbs.tmall.com

印 刷 者 上海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32
印 张 5.75
印 字 75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3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75-2843-7/I·1295
定 价 35.00 元

出 版 人 王 焰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六点分社 策划

主 编 的 话

1

时下距京师同文馆设立推动西学东渐之兴起已有一百五十载。百余年来，尤其是近三十年，西学移译林林总总，汗牛充栋，累积了一代又一代中国学人从西方寻找出路的理想，以至当下中国人提出问题、关注问题、思考问题的进路和理路深受各种各样的西学所规定，而由此引发的新问题也往往被归咎于西方的影响。处在21世纪中西文化交流的新情境里，如何在译介西学时作出新的选择，又如何以新的思想姿态回应，成为我们

必须重新思考的一个严峻问题。

2

自晚清以来，中国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一直面临着现代性的冲击所带来的种种尖锐的提问：传统是否构成现代化进程的障碍？在中西古今的碰撞与磨合中，重构中华文化的身份与主体性如何得以实现？“五四”新文化运动带来的“中西、古今”的对立倾向能否彻底扭转？在历经沧桑之后，当下的中国经济崛起，如何重新激发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活力？在对现代性的批判与反思中，当代西方文明形态的理想模式一再经历祛魅，西方对中国的意义已然发生结构性的改变。但问题是：以何种态度应答这一改变？

中华文化的复兴，召唤对新时代所提出的精神挑战的深刻自觉，与此同时，也需要在更广阔、更细致的层面上展开文化的互动，在更深入、更充盈的跨文化思考中重建经典，既包括对古典的历史文化资源的梳理与考察，也包含对已成为古典的“现代经典”的体认与奠定。

面对种种历史危机与社会转型，欧洲学人选择一次又一次地重新解读欧洲的经典，既谦卑地尊重历史文化的真理内涵，又有抱负地重新连结文明的精神巨链，从当代问题出发，进行批判性重建。这种重新出发和叩问的勇气，值得借鉴。

3

一只螃蟹，一只蝴蝶，铸型了古罗马皇帝奥古斯都的一枚金币图案，象征一个明君应具备的双重品质，演绎了奥古斯都的座右铭：“FESTINALENTE”（慢慢地，快进）。我们化用为“轻与重”文丛的图标，旨在传递这种悠远的隐喻：轻与重，或曰：快与慢。

轻，则快，隐喻思想灵动自由；重，则慢，象征诗意栖息大地。蝴蝶之轻灵，宛如对思想芬芳的追逐，朝圣“空气的神灵”；螃蟹之沉稳，恰似对文化土壤的立足，依托“土地的重量”。

在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那里，这种悖论演绎出一种智慧：审慎的精神与平衡的探求。思想的表达和传

播，快者，易乱；慢者，易坠。故既要审慎，又求平衡。在此，可这样领会：该快时当快，坚守一种持续不断的开拓与创造；该慢时宜慢，保有一份不可或缺的耐心沉潜与深耕。用不逃避重负的态度面向传统耕耘与劳作，期待思想的轻盈转化与超越。

4

“轻与重”文丛，特别注重选择在欧洲（德法尤甚）与主流思想形态相平行的一种称作 *essai*（随笔）的文本。*Essai* 的词源有“平衡”（*exagium*）的涵义，也与考量、检验（*examen*）的精细联结在一起，且隐含“尝试”的意味。

这种文本孕育出的思想表达形态，承袭了从蒙田、帕斯卡尔到卢梭、尼采的传统，在 20 世纪，经过从本雅明到阿多诺，从柏格森到萨特、罗兰·巴特、福柯等诸位思想大师的传承，发展为一种富有活力的知性实践，形成一种求索和传达真理的风格。*Essai*，远不只是一种书写的风格，也成为一种思考与存在的方式。既体现思

索个体的主体性与节奏，又承载历史文化的积淀与转化，融思辨与感触、考证与诠释为一炉。

选择这样的文本，意在不渲染一种思潮、不言说一套学说或理论，而是传达西方学人如何在错综复杂的问题场域提问和解析，进而透彻理解西方学人对自身历史文化的自觉，对自身文明既自信又质疑、既肯定又批判的根本所在，而这恰恰是汉语学界还需要深思的。

提供这样的思想文化资源，旨在分享西方学者深入认知与解读欧洲经典的各种方式与问题意识，引领中国读者进一步思索传统与现代、古典文化与当代处境的复杂关系，进而为汉语学界重返中国经典研究、回应西方的经典重建做好更坚实的准备，为文化之间的平等对话创造可能性的条件。

是为序。

姜丹丹、何乏笔 (Fabian Heubel)

2012年7月

致乔治·卡塔维

前 言

柏格森说：“我们将我们的意识状态并列起来，以便能同时感知它们；并非将这个放置于那个之中，而是将这个放置于那个的旁边；总之，我们将时间投射到空间中。”

这是柏格森主义对智力发出的最严厉批评。智力倾向于消除我们存在的真实连续性，代之以一种精神的空間，而时刻在这个空间中并列成线，从不相互渗透。因此对柏格森来说，有必要摧毁这个“空间”，通过直觉重新回到纯粹的绵延中，回到经过变调的喃喃细语中，存在将借此向精神揭示它那无限变化的本质。奇特的事情是，那位通常被人们归为柏格森弟子的人，他却在不知不觉中采取了一种决然相反的态度。如果说柏格森的思想谴责

并且拒绝时间向空间变形,普鲁斯特则不仅让自己适应这种变形,而且还乐于此道,将这种变形推向极致,最终使之成为其艺术原则之一。这便是下面这本小书想要展示的东西。面对拙劣的并列,面对柏格森所指责的智力空间,有一种与之相对的优美并列,一种美学的空间。在这个空间中,时刻与地点通过安排形成艺术作品,成为记忆犹新叹为观止的整体。

L'ESPACE PROUSTIEN

By Georges POULET

Copyright © Éditions GALLIMARD, Paris, 1963

© Éditions GALLIMARD, Paris, 1982 pour 《Proust et la répét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Éditions Gallimard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5 by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9 - 2013 - 147 号

目 录

前言 / 1

一 / 1

二 / 15

三 / 37

四 / 52

五 / 57

六 / 64

七 / 70

八 / 83

九 / 88

普鲁斯特与重复 / 108

附录 / 127

一

从书名所用的词语中大家知道，普鲁斯特的小说完全就是一种对“失去时间的追寻”。一个生灵开始寻找他的过去，努力寻找他从前的存在。然而，这种寻找从叙事的第一时刻便开始了。读者从中看到了主人公，他半夜醒来，自问这个他重返意识的时刻与他生活的哪个时期相关。这是一个与其余绵延完全没有关系的时刻；一个空悬于自身的时刻，深度焦虑的时刻。因为经历这个时刻的人，他完全不知道自己生活在何时。由于他迷失于时间中，所以被迫经历一种完全短暂的生活。

但是，这位醒来的睡客的无知要比人们想象的更为严重。如果说他不知道自己生活在何时，他也不知道自

己生活在何地。他对自己在空间中方位的无知,与对绵延(durée)中位置的无知相比毫不逊色:“而当我半夜醒来,由于我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刚醒来那一刻我甚至都不知道自己是谁。”^①

出自普鲁斯特生灵嘴边的第一个问题,无异于马里沃的众多人物在涉及任何场域时提出的问题。这些人物正像他们自己欣然承认的那样,是从月球掉落而下,并且询问自己落在何方,身在何时。他们自问:“我迷路了,头脑发晕,我在哪里呢?”这些既冒失又可爱的生灵不知道自己身在何方,处于什么时刻,因为在他们的心不在焉或激情专注中,他们已经失去与属于自身的世界的接触,或者说——因为我们在这里处于戏剧层面上,在另一种生活方式中,这与马里沃那无忧无虑的心境毫不相干——普鲁斯特人物的无知更加类似于另一个生灵的精神状况,即帕斯卡在睡梦中所想象的生灵。他想象这个人物被送到一个荒岛上,清晨在惊恐中醒来,“既不知道自己在哪里,也没有摆脱困境的手段”。

^① 普鲁斯特,《在斯万家那边》,伽利玛出版社,七星文库,第一卷,第5页。(本书引文均按法语原文译出)

醒来的那个生灵,在醒来的时刻,他渐渐意识到自己的存在,于是意识到那一小段生活,独特而又戏剧般收缩的生活。他是谁?他不再知道,而他不再知道自己是谁,是因为失去了连接手段,即把他生活的地点和时刻与先前存在的所有其他地点和时刻连接起来的手段。他的思想在时间和地点之间踉跄。他呼吸的那一时刻是否与他童年、少年或成年的某个时刻相邻?他所在的地方,是个怎样的地方?是他在贡布雷或巴黎的卧室?或是那些旅馆房间的某个房间?这些房间比所有其他房间都要令人作呕,因为它们与居住其中的生灵没有任何适应关系和情感关系,这些房间不是真正的地点,不能充当任何东西,它们可以说是空间的任何地方。另一方面,对于黑暗中醒来的那个人而言,怎样确定地点是如何布局的呢?普鲁斯特在《驳圣伯夫》前言中写道:“有那么一刻,我就像这些睡客,在夜里醒来时不知道自己在哪里,他们试图引导自己的身体去意识自己所在的地点,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睡在哪张床上,住在哪幢房子里,在大地的哪个地方,在生命的哪个年头^①。”于是,这

^① 普鲁斯特,《驳圣伯夫》,第56页。